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星期五 第一六九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寄送之報紙

本日半張計二 頁售銅元六枚

航空獎券得獎號碼（第卅八期）

頭獎 〇〇一二九七

二獎 〇九九〇二六　一二九二九〇

三獎 一七〇一五四　二九六六七九　〇八五九二〇　一六二二七八　二三六八一七　一七〇一五四　一九四八七四　一三八八六〇　二九二〇六一　二六六三九七　一三八八六〇　二九六六七九　一九四八七四　〇二六四二九　二七八一九九

四獎 二二八六五九　二九一三八五　二一四七五三　一七三九二一　二四八三一六　一一二一〇一　二七五七二〇　二八五六〇二　〇七七九七一　〇〇七六八二　二三九七七二　二九三八八〇　二四四二二四　〇七五五七八　一一三四二四　一〇八〇八六　〇九三三七三　二一二一八〇　一六三七二三　一二二九四五　一五七八五九　一〇八四七六　[illegible]三八八八二　一五五六五六　二四八八七九　二五一八一七　二七七九〇五　〇七八〇四四　一七六五二〇　〇八九五二五　一二八八三六　二〇六三二五　〇四六二九三　二四三二六五　二三八九九七　一〇八二一六　一五〇九九八

歐亞航空公司啓事

本公司總辦事處暫遷漢口各界信件請逕寄漢口歐亞航空公司收至上海站辦事處現改設法租界福煦路二百一十六號電話七一三七九號凡有向本公司接洽者請逕往該處爲荷謹啓

萬國儲蓄會緊要通告

自滬戰發生本埠儲戶因亂遷移以致敝會收款員不能按址收取儲款茲爲儲戶利益起見務請將所遷地址詳細示知敝會仍當派員走收或請將應交儲款在本月開獎之前自行送至敝會以保獎權敝會每月仍照常開獎特此通告

浦江今午大砲戰

日領館連中五彈

日軍一隊圖乘機在浦東登陸

陸家嘴民房大火燃燒甚烈

（本報特訊）今晨十時後，浦江日艦與浦東華軍，大肆炮戰。一隊日軍，並企圖在浦東春江碼頭登陸，因此激戰迭起。迄至下午三時，該處日軍，仍與該處華軍，激烈作戰。日空軍亦在浦東陸家嘴上空，大肆活動，致其昌棧後一帶民房，船廠及棉花棧等，頓時被炮彈所中，大火突起。華方炮軍，於沉着還攻之後，在中午十二時許，曾有三彈，擊中黃浦路日總領署。至一時許，又有兩彈射中。當時浦濱觀戰者，爲數甚衆。至下午一時許，雙方炮戰之聲，始漸停寂。二時半，又一度砲戰。當時停泊二號浮筒之日司令艦出雲號，據目擊者談，有兩彈墮落於一二號浮筒江邊爆炸，聲震如雷。距停泊二號浮筒之十六號驅逐艦，僅三四十米突。當時江水爲炮彈激起一丈餘高，盡濺於艦。是時，浦東陸家嘴方面步槍與機關槍聲，亦密如聯珠。間有手溜彈炸裂聲。而外灘一帶，聞之甚爲清晰。而外灘與四川路一帶，硫磺氣味觸鼻。又昨晨四時，華軍亦曾炮轟虹口日軍根據地與日總領署，會予日方以絕大威脅。據日方自稱：該總領署附近，曾受相當損害云。

昨中日兩軍在白蓮涇隔浦江而炮戰，今日猶劇烈。大美晚報記者於憑高觀戰，見日艦首先向浦東攻擊，其時並有日軍巡船一艘，在浦江蠶亘來去，未幾竟在春江碼頭登陸。其時浦東各地，已在起火，春江碼頭之市輪渡碼頭附近，亦被炮彈所中，頓時濃烟上冒。日軍餘企圖登陸。與華軍接觸，此時浦江另有懸掛英旗及美旗之小巡船三艘，亦在該處飛駛，仍在觀戰。未幾，華軍炮戰，亦即發炮向日艦還擊，多落於浦江日艦之旁。在十二時許，乃有三彈擊中日領署，不十分鐘，又有兩彈擊中，該館署雖未起火，但已受創不小。至一時後，浦東各處之火勢，已有多起，逐漸熄滅。祇春江碼頭方面，火勢愈熾耳。

一隊日軍乘小艇 圖由浦東進攻

春江碼頭中彈烈燄衝天

近數日來，時有日本小汽艇一二艘，載以若干兵士，不分晝夜，駛至浦東洋涇港口，其昌棧碼頭，春江碼頭，游龍碼頭，顏料碼頭一帶窺探，遇有機會，且敢上岸探望，察其用意，似在窺探浦東華軍情形，彼方即疾駛而去。今日上午十時一刻，又有日汽艇一艘，載有武裝兵士十餘名，架起機槍，駛近陸家嘴春江碼頭，先則鳴在陸家嘴港外槍擊，繼即駛近碼頭，並用機槍向岸上掃射。華軍當即急以機槍還擊，同時天空忽來日機一架，用機槍低飛向下掃擊。一時形勢突告緊張。浦東軍部接得前線報告後，立即實施戒備，各該口同時斷絕民船交通。是時，日機忽又擲炸彈二枚，落於空地，未受損害。春江碼頭華軍復加緊迎擊，日小艇終告不支，急切逃去。但逼近陸家嘴之德商公司碼頭所泊十六號砲艦，向春江碼頭開砲，實施近距離轟擊，繼續十餘發砲，數處火焰愈燃愈烈，濃烟直沖空際。至十一時半，日機以爲已中目標，竟連發而升空，向該處上空偵察，並用機槍向下掃射，敵艦更加緊砲火，不斷轟擊，但該處沿浦一帶，華方軍力雄厚，均已分別沉着應付，日軍欲圖登岸，必遭殲滅無疑。

劉行日軍遭擊退

吳淞羅店激戰

華軍構新陣地阻西犯

（本報特訊）中日滬戰局勢，據大美晚報記者今晨從前方採訪所得，經晝夜血戰之結果，華軍當局已佔相當優勢。昨日來淞羅店之日軍，仍在羅店吳淞之間，劉行一帶[illegible]，日方在羅店之計劃，業已[illegible]。羅店以北之日軍，雖經重圍之下，但該處在軍事上極重要地位，故華方大軍，要地位，故華軍起，聚日軍昨夜突然分隊反攻，不遇之後，突然分隊，雙方[illegible]。

雖然日軍全面之進攻，但華軍陣地依然，日方未有進展。劉行已無日軍。今晨起，羅店以北之日軍，已遭華軍，將淞鎮日軍，予以[illegible]。劉下日軍在淞鎮方面，企圖西進，已根本消滅。惟張華浜蘊藻浜一線之日軍，已與淞鎮日軍，祇在江濱一帶，淞鎮有炮台，華軍因無險可守，業已放棄。另在滬西，並將大軍重新佈置，力遏日軍繼續西犯。全局形勢，日軍在該處一帶，已經有所發展。

劉河口羅店日軍 歸路已被切斷

華軍總攻日死亡慕重

[illegible]總攻。徐涇江小劉河兩線之日軍，遂被華軍密集炮火之後，於以展開。當時日方當局，曾欲藉海空兩軍之力，前往協助，無如中日軍隊，正在埣鬬之中，陣地互相迫近，炮火大有顧忌，因此華軍遂得大獲優勢。該處日軍總[illegible]

藉海軍掩護之助 襲獅子林月浦

並砲轟寶山縣城等處

[illegible]互相呼應，但砲火猛烈，日軍退後固守，以附近陣地，[illegible]亦已遭到相當損害，日方主攻部隊，故該處日軍，前後援戰，反攻時，實已進退失據之苦境，[illegible]牲，但日軍當場陣亡者，亦逾二百人以上。今晨華軍由前方陸來時，猶聞槍砲之聲，大肆其報復手段。

南自張華浜，北至獅子林[illegible]，其中包括交通部吳淞商船學校等處。現日軍連日日方大軍，[illegible]劉子林以及月浦等處，但仍遭華軍頑強抵抗，一部軍隊，且仍向寶山縣城及前進，今晨以來，日軍仍在該處作戰，日軍[illegible]，始終在華軍之手。月浦附近，日下均無日兵，寶山縣城，[illegible]。日軍企圖在該處西進之圖，根本不能實現矣。

劉河日軍 向後潰退

（本報特訊）劉河口附近日軍，據悉當時日軍，在江浙沿岸企圖登陸之際，滿載正規軍，即以其兵小艇，自軍事要衝，登陸，企圖推進至後方，惟華軍當局固有「一二八」之前軍之鑒，早在該處佈有重兵，構築堅強防禦工事，準備隨時予來犯之日軍，以迎頭痛擊，故在日軍登陸之後，軍立足未穩之際，突由華軍，奮勇向前，與登陸日軍，作猛烈之肉搏，故日軍陸軍無法，紛紛潰退，日軍遭此重大損害，遂將企圖登陸之日軍，日方已全線撤退，現除小川沙日尚有一部日軍，與華軍相持之外，[illegible]

首都衛戍 暢談戰局

（本報特訊）大美晚報記者今晨訪上海市保安總團長吉章簡氏，據談戰局，[illegible]在淞滬方面所發動之戰爭，雖經日方一再增援，但華軍各部與日軍[illegible]，日軍之行動，可以概知之。[illegible]

日艦四十四艘 結泊吳淞劉河

（中央社）日艦之大部，刻仍結集於吳淞口及劉河一帶江面，據記者本日調查所得：現集結於滬口一帶之日艦，共爲四十四艘，其分泊情形如下：揚子江口三峽水江面大小軍艦十二艘，吳淞口外大小軍艦十六艘，運輸航空母艦一艘，商輪改造之運輸艦九艘，張華浜一號驅逐艦一艘，另炮艦一艘，魚市場廿三號碼頭驅逐艦二艘，共計四十四艘，該吳淞口外，商輪改造之運輸艦九艘，其中載滿日軍，似準備隨時開赴各口岸企圖登陸或冷捉模樣，至該航空母艦，名曰Hmlai，吃水一萬七千噸，可載飛機卅架云。

日方援軍 源源運滬

[illegible]

浦中日艦 僅剩十艘

（中央社）停泊浦江中之日艦，由日前之卅餘艘，至今日午刻，共分泊情形如下：[illegible]

法大使那齊雅 日內由京來滬

[illegible]

南市捕獲漢奸

（本埠訊）浦東人唐官福，身藏日軍之符號一枚，在市區內徘徊，刺探華方軍情。[illegible]決漢奸兩名，今晨掛在老西門旗桿木上示衆云。

昨夜日機 窺旋南市

（本埠訊）昨晚九時許，日機[illegible]在南市上空[illegible]投擲照明彈，[illegible]

虹口閘北線 又轉沉寂

（本埠訊）虹口閘北之線，今晨又轉沉寂。除小戰外，迄今午止，未有若何激烈之衝突。[illegible]頗力反攻。該處華軍早[illegible]餘肉搏之猛，[illegible]幸不[illegible]退。

日機十二架 晨襲杭市

（中央社杭州今午急電）日本重轟炸機十二架，今晨六時[illegible]，杭州市屯後報，即派[illegible]投彈多枚，均未中要的，僅[illegible]人，傷四五人。旋日機即逃去。

英主要閣員 商遠東時局

（中央社倫敦二日哈瓦斯電）外相艾登暨主要閣員多人，本日討論地中海安全問題之後，將就遠東時局有所會商，當決定于下星期三日（九月八日）內閣例會再行討論，以待日本對于上月廿八日英國照會提出復文。此項復文，大約在本星期六日之前，尚難送到。

澳門華僑畢侶儉 贈殉國空軍家屬

中國空軍少尉鄧讜裴任雲閣，上月中奉命在滬與日機作戰，不幸受傷，先後爲國捐軀，政府已厚加撫恤。近有澳門華僑畢侶儉，與感兩氏奮勇抗日，不顧一切犧牲，特匯款二千元，分贈空任家屬，藉表唁慰之意。

商會通告各業 禁止囤斷居奇

（本埠訊）上海市商會，昨通告各業公會云：「爲通告事，本月二日案奉社會局訓令特字第二四一號開：『查本市戰事發生以來，據報有少數商人，囤斷居奇，高抬物價情事，以致日常用品，價値飛漲，影響平民生計，殊屬非是。全面抗戰，現方開始，最後勝利，端賴前方將士，奮勇抗戰，後方民衆，遵循常規，安定市面，各業商人自不得囤斷居奇[illegible]

日本人民說：「我們担負不下了！」（少賢作）

昨夜北站附近 有激戰發生

（本埠訊）昨日下午五時至今晨十時間，除北火車站四周外，各處尚安靜。就租界中之狀態而言，蘇州河以北各捕房，均於今日清晨報告平安。昨晚約九時半，北火車站附近有炸彈，來源不明。中夜時，有激戰發生，步槍機關槍及迫擊砲聲，歷歷可聞，惟不久即停。九時半，日機一架在北區上空盤旋，投擲照明彈。租界近之軍隊立開機關槍。租界西區及浦江中，一切平靜。今五時半，華界某處（在華德路西牢以北）忽起大火。七時半至八時間，商務印書館廠屋附近，炮火甚烈。據今晨八時至九時間所得報告，下列三處均有火警：（一）虹口靶子場以東約四分之一英里處，（二）匯山路內近租界邊境處，（三）租界邊境以外近麥倫中學處。八時許，英艦「特林蒂」號向下游開駛，閘北方面又有砲火，至九時未停。九時一刻，有炮火自租界北面邊境發出。英艦「索兒馬勒」號於九時五十五分開往下游，「狄郵馬勒」號於十時開往上游。

戈林對德僑演說 以備戰防止戰爭

（中央社德國斯都加脫二日路透電）德國航空部長戈林將軍，今日在旅外德人第六屆大會中，對聚集之二萬人演說詞：「吾人欲和平，但若他人不欲之，則吾人必須充分備戰。[illegible]以自豪。他日吾人新戰爭之時日，已不在遠。此間外國新聞記者咸將謂戰神現又怒吼，余欲告諸君者，世界諸國深知戰爭者莫德國若，德國在可能範圍之長時期中，避免戰爭。」云。故此次大會[illegible]南北美洲之[illegible]

華方報告稱

中國飛機一隊 飛日本轟炸說

謂燬日機多架機庫起火

華機一架受傷餘皆安返

（本報特訊）今日上海盛傳：中國飛機一隊（計八架），昨日曾飛往日本鹿兒島（一說朝鮮。）向日本空軍根據地，大施轟炸，日方猝不及備，[illegible]投下重量炸彈十餘枚，炸燬日機多架。機場倉庫，亦起火被焚。[illegible]機以目的已達，不再戀戰，[illegible]華機一架，[illegible]受傷外，其餘七架，均各安然凱旋。此說中外各方，均有所聞，惟至下午三時半止，本報尚未得證實。

[illegible]

星弄聯合會 申請人登記

（本埠訊）本市第一特區里弄聯合會，自經成立三十人以來，辦事一百名，[illegible]今日起正式開始，[illegible]申請登記。

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社址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 編輯部 八〇〇一四 營業部 八〇〇一五
電報掛號 八四〇八
發行人 C. V. Starr（史帶）

夜談

不坐肩輿的精神

章·

歷史是重演的，目前的中國，又彷彿到了一千年以前南宋南渡時候的情形了。雖然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而外患之勢來，國勢之危殆，則初無二致。

當宋室南渡的時候，一般貪生怕死，愛惜身家性命，而不顧國家利益的朝臣們，是以避難的方式，雇了許多肩輿，把平日所搜括來的金銀珠寶，載向安全地帶去，而自己當然也隨着逃到安樂窠里去了。然而，當時却有一位身負重寄而不願這樣做的人，那便是中國的大政治家，當時的名宦王安石先生。人家問他爲什麼不坐肩輿？他說：我既沒有金銀珠寶可載，而且我還可以走路，肩輿於我當然是不需要的。王先生這種精神，在當時不能不說是奇蹟，而求之當世，也許是不可多得的。

王先生曾做過兩句詩：「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這兩句詩讀者們一定是熟習的。前一句是描寫當時的君臣對國事的不關心，而後一句則是描寫當時的北方民衆是如何熱切地期待着北伐軍的到來，而能重見大宋的旗幟。目前的中國，雖然政府已具有抗日的決心，民衆揭灑着同仇的情緒，自然不能與南宋相提並論，可是一般外國租界作寓公，在大飯店中徵妓作樂，盪一葉之輕舟，徜徉於西子湖中以避亂，這一類奴性的人們正多着呢！國家的存亡可以不問，而自己的生命財富則必須保全，這一類人與南渡君臣又有什麼分別呢？因之，我們不能不感嘆王安石先生那樣的人太少，而南渡君臣之類的人太多了。

北征憶語

希明

——謹以此節，奉獻于那位殉國苦力之靈。

三　豐台

在小站，記者曾略見卅八師的旅長黃維綱。當豐台「軍服事件」還未發生，日軍尚未駐兵豐台時，他的部隊一營就，駐在豐台車站及附近地帶。我會見他的時候是七月二十日，據駐天津東車站護路人員報告，從十二日至該日已有九十二列日本軍用車，經過東站前往豐台，每列車以三百人計算已經有將近三萬人的武裝日軍，和其重兵器及馬匹輜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的進駐豐台。我們激動着「不能說出」的情懷，談起從前豐台護防的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談話後第三天——七月廿四日，記者乘津平間每天僅這一次的早班車，從天津赴北平，這班車沿途不停，可是到了豐台，却停留了四十分鐘，等候日兵登車檢查，這四十分鐘中留給我生命中不可磨滅的一段印象：

當時，這扼北寧，平綏，平津，平漢交通咽喉的豐台車站中，不論月台上，站員辦公室內，以及停留在站裏的火車上，都擠滿了日軍，一個神色沮喪的鐵道警察悄悄的對我說：「這些天車站對面的街上，不論民房商家的房子，都住滿了小鬼兵，連澡堂子也住滿了，小鬼又強逼老百姓替他們搬子彈運東西……」我正在傾聽着他的報告，月台上突然有人在怒吼：「不！我一定不幹！」我回頭看時，一羣日本兵，正圍着十幾個我國勞動者，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苦力，正發出方纔的怒吼，那北方人樸直的面孔，正漲得飛紅，血管正如一條條的蚯蚓爬在他的額上，他繼續說：「他媽的，中國火車一輛一輛的把你們送到關裏來打中國人，你們又強迫中國人替你們運子彈去打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不能幹！」日本兵正在視着他的興奮表情，一個穿黑衣的華人跑過來對他以恫嚇的語氣說，「等會日本人會打死你，你還不快快的搬：」回轉身他含着笑臉用日語對日軍說：「他說他老了幹不動啦！」可是我們的老苦力又在大聲的說：「你這鬼子的狗，你拿打死想嚇我嗎。我一點也不怕死，前幾天我還跑到長辛店掘了三天戰壕，可是替小鬼運子彈我不幹！」他咆哮正如一隻被囚的老虎，他的眼光，掃射着大家，許多人的臉都漲紅，「砰！」一個戴眼鏡的日本軍官，打了他胸口一鎗，血染了他灰色的短衫，染了月台上的石子地，他倒臥在血泊中，這時車已移動，他的血也染了我們的心，車上人都默默無言的相對着，車直到車進廣安門，一個青年農民，在車角一個座位上，突然的號哭了！他說：「他是楊村的莊稼人，同路預備到北京去找……，……一個人前天到豐台，那天三……從前綫運回來許多鬼子兵的尸首，他的一個同伴看見了非常痛快，情不自禁的大笑起來，而且指着尸首在笑，他就於是被小鬼打死啦，他說的快到高粱地裏躲了二天，今天才上車」……車上又靜默起來，大家在思想着自己的命運。

當記者到上海看到「克復豐台」的號外以後，除了「懷疑」和「欣幸」以外，首先引起回憶的是那個苦力的血和那個農民的淚，我想他們的血淚，總算有了代價了，又誰知那「捷報」終於成了一個苦力的血……現在，那……失了蹤跡……塞地下該是已經……冥中咆哮；然而「豐台」已經成了敵人的軍事據點了！

自己暴露

高明

滬戰開始以來，日本侵略者一再受我軍之重大打擊，便無處發洩其野蠻心理，便以屠殺我無辜百姓爲能事。如什麼轟炸醫院學校啦，掃射難民卡車啦，殺害婦女兒童啦……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凡是文明人所恥爲的罪惡事，他們都做到了。

當然，卽使他們，也并非蠢的不知道他們自己所做的，乃是可恥的事。這個的證據，便是他們對于他們的獸性的暴動，時常做着粉飾遮掩的企圖。例如八月廿八日，殘暴的日本飛機，轟炸難民密集的南站，引起了六七百人的死傷。這樣的殺害無辜民衆的獸性暴動，也就被粉飾爲光明正大的軍事行動了。——知道獸性暴動爲可恥而加以粉飾，這也許是日本人僅僅有異于禽獸的一點了。

不過，談到粉飾，『欲蓋彌彰』的事情却是很多。這說起來乃是一種自己暴露；在所有的維辯之中，要算是最好的維辯的。

日本人近來最好的維辯，便是英大使許閣森射擊事件。他們在未正式宣戰之前，就在我國非戰爭區域內妄施轟炸掃射，而他們所企圖殺害的，又是一些非武裝的平常人民。這個在日本人的口裏，當然可以捏造爲純然的軍事行動的。可是不幸他們的狂暴的獸性竟錯亂了他們的視覺：英國大使許閣森被襲擊了。由這一個自己暴露的，日本人的以往的所謂『軍事行動』的性質，也就被昭告了。

再說上海南火車站的轟炸。日本人倘若單單轟炸南火車站一處地方，當然可以捏造說『對戰鬥人員的攻擊』，而說『一般民衆之受害者，僅有比內小販十二人而已』。可是最壞的乃是他們所轟炸的，并不止南火車站一處。此方說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就曾受過他們的攻擊，死傷了二三百人。那末這也是軍事性質的暴動嗎？我想卽使巧辯如日本人者，也沒有話說了。

還有，戰爭發動以後，從東區逃出的人們時常對我們敘述日軍殺戮平民之慘。這在日本人的口裏，當然可以託說那是中國方面的便衣隊員，而把他們的殺戮詭辯爲正當合法的軍事行動。可是壞事的是，日本人殘殺無辜平民之後，在黃浦江中，……屍首，當漲潮的時候，是屬於婦人地被送到了我們的眼前。這些屍首，大部分是屬于婦人和兒童的，且據……報所載，『更有一女子尸……，週身赤裸無衣，下體有一長約尺許之木棒，插入陰戶。』那末這種行爲，也是屬於軍事性質的嗎？日本的維辯家，實在可以住嘴了！

我說，一方面粉飾也斂不過自己暴露。跟着此後的事實表現，日本人的全部可鄙性質，都會毫無辯解餘地的暴露於世界人士之前吧？

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宣言

（南施通訊）現在是什麼時候，烽火已在全國燃燒起來了，我們北方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鎮北平和天津，被日寇蠻橫的佔去了；幾百萬的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殺戮下逃生。上海的炮火也打響了。現在是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再沒有退縮猶豫的餘地了。中華民族只有立卽實行全民族的團結。不分黨派，不分軍民，發動全民族大規模的神聖的抗戰，保衛祖國而血戰到底。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雖有廿九軍之英勇抗戰，佟趙殉國，趙登禹之奮勇犧牲，但因冀察最高負責者，臨事猶疑，處置失當，以致輕易放棄平津，但這并非明證中國不能抗戰，這祇能證明祇有堅決抗戰到底，才是生路，日寇并不以佔領平津爲滿足，妥協，讓步也不能滿足日寇無止境的侵略慾望，只有進行全民族大規模抗戰，堅持到底，才能粉碎日寇的侵略，才能挽救中華民族危機。現在大規模的抗戰已經開始了，我們願赴戰場，實行戰地服務，我們願意以我們的一切供獻於抗日前綫，與前綫戰士共甘苦，同生死，來提高前線戰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犧牲性，喚醒動員和組織戰地的民衆來配合前線的作戰，組織前綫民衆戰地後援的團體，組織救護隊，担架隊，慰勞隊，運輸隊來幫助前線的作戰。我們將隨時報告戰地的狀況，使全國遠處後方的民衆，刻刻與前線緊緊的聯絡着，使世界同情中國的人士，得慰他們的關懷。同胞們，青年們，到前線去，到前線去，爲中華民族的解放，獨立，自由，把我們的一切供獻到前線去！（十五日）

瘋狂的銀座街頭
商業化的「千人縫」

路

銀座是東京最繁華最熱鬧的商業中心區，那里有着各色各樣的人物，男女學生，小市民，新聞記者，女明星，藝術家，女人，女店員，田舍者（鄉下佬）小店員，大腹便便的商人，紅鬚的洋人等，數說不盡的人，如潮水般在街道兩旁的Side-walk上奔流着。尤其當傍晚上燈的時候，更形熱鬧，馬路旁開設着各種的攤子，陳設着千奇百怪的便宜商品，攤主用着怪聲怪氣的喉嚨喊叫，引得過路的人不得不爲這種吸引所停步。各大商店矗立的大建築和那些紅綠告燈的活動閃爍，照耀得全個銀座街頭如海上蜃樓般使人如醉如迷，所以每個住在東京的人，不論中國及西洋人以至他們本國的日本人，都愛逛銀座」。

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後，……C·Z·T·W·我跟到銀座去，因爲這幾天來每個人的心里都蘊藏着一種莫名的憤怒，想藉此散散心。同時聽到宿舍中的同學說，全東京的人民爲了日本出兵到中國被一部份人所鼓動，都如瘋如狂般的在街頭募捐，歡送，表示他們的「愛國」熱忱，特別在銀座，說得更熱烈。我想乘夜間去看看，於是我們五個便從宿舍出發，乘高架電車到有樂町下來。劈頭闖入我們眼簾的就是車站口，站着一大羣女人，老的少的，手上拿着一塊方長黃色的布，在那里遇見了從車站出來的人或進去的人，都深深地鞠個躬，請人在那塊黃布上釘一針紅線，這就是所謂「千人縫」，據說這塊布經過一千人縫過，再寄到前方，叫兵士纏在腰間，槍砲就打不進去。這也不過是聰敏的侵略者想用這種無稽的迷信來鼓動士兵，好叫他們……賣命，……他們……死……女遠遠的向我們鞠躬，……塊布遞手……到我面前憤要來縫一針，我心里馬上迸起了一團火，橫衝直撞的把她們擠開，昂然的走了過去。我沒有看她們一眼，雖然她們也是爲着愛國所推動而做這種事情，但我當時在這種情形下，我極其憤怒和憎惡，我眞想舉起了手去打她們，後來自己反過來一想，又覺得她們可憐，這羣老婦少女，誰不是一片赤誠的愛國心，但可惜的是她們完全不知道被魔鬼的侵略者所利用罷了。

跑出了車站外面一看，更是人山人海，遠遠望去只見人頭鑽動，一堆堆圍攏來縫千人針的也有，站樑叫喊募捐的也有。三三五五的青年團員，在街角巷尾狂呼演講，鼓勵着人民要愛國忠君，就要出兵佔領「支那」。甚至半老的老太婆，身上佩掛着「國防婦人會」的白布，手執太陽旗，耀武揚威的在那里大呼小叫，配合着那街頭叫賣夜報的報販，震動着手上的小鈴狂喊着「……佔領……」「出征」的聲音，還如……看來眞叫人要作三日嘔，也叫人氣憤憤恨不得卽刻離開敵土，回國殺敵！

……走過了……，……的著名「新東京」，那……醉鬼，東倒西歪，那……街頭狂呼怪叫如顛如狂的愛國熱者相映和，更顯出「大和」民族的「優點」。還有一家家的咖啡店，發出了悠揚的爵士樂聲，有時透出一陣紳士們醉的後狂笑和女招待們諂媚的歡笑和歌聲，好像那裏奏着凱旋的歌曲。可憐的日本軍民，那裏會想到他們的血和汗，完全是爲了那般軍閥和資本家的享樂揮霍而流了呢？

過了新橋，經過兩家大百貨公司。這本商人們是慣會投機的，Show Window的佈置，早換上了與戰事有關的用品，有兩個窗口，還高懸了我華北的地圖，和轟炸軍到達我某地，用電傳的大照片。最滑稽的就是商人們鑒於軍人的肚上對「千人縫」的需要，居然標明廣告，說他店里有次批「貨色道地」的「千人縫」備人採購，買一塊所費無幾，又省事又不費時，又可以大量寄給皇軍，保護他們的「御身」不吃中國人的子彈，豈不一舉兩得？日本人的會做生意，於此更可想見。

我們一行人在人叢中走着，由於太過刺激而至於麻木；後來，似乎被幾個浪人發覺我們是中國人，便很快的叫了一部汽車回到了宿舍。

從敵土歸來之……

竹枝詞

（爲抗日戰爭而作）　徐哲身

倭奴戰後自矜誇，又與俄人去絕諾；想是天心未厭亂，波羅艦隊也成墟。

按：日本自戰勝中國，獲我土地，藉以徵兵，收我賠款藉以購械，氣燄日張，不可一世。於是甲辰一年，復與俄國啓釁。查俄國波羅的海軍，本可戰勝日軍，詎以某種策略失算，敵墮敵人之詭計。蕞爾小國，竟以甲午甲辰兩役，先後不過十稔，居然一躍而爲頭等強國矣。使其不幸而爲帝俄所創，又烏有「九一八」「一二八」以及今日之戰禍乎！

項城何事忽稱孤，忘却強鄰欲滅吳；二十一條私授受，至今把柄在倭奴。

按：民國五年，袁氏登冒大不韙，改號洪憲元年，初以爲龍廷穩坐矣。又懼民軍反對，勢必用兵，乃命從龍逆黨，急向日本大借亡國之款，更不惜二十一條之私相授受。當時若非蔡松坡將軍，隻身赴滇，聯合唐氏首先發難，吾恐我總理數十年之心血，手造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早爲此撩斷送矣。而日本乘人之急，遍立亡國契約，無恥孰甚。

頻年內戰勤征鼙，奉直相爭武力迷；勾踐沼吳誠足壯，車中一擊竟歸西。

按：張作霖氏，據東三省而稱雄，世人悉以外王尊之。若以其兵力忠於國家，亦足以稍寒強鄰之膽。詎知擁兵自衛，當時一戰而勝吳佩孚氏，固足豪矣。曾幾何時，奏凱出關，豈料黃雀又躡其後，一陡聞霹靂一聲，身已遇險，既不得名之曰殉國，徒爲世人所笑，此仇不報，逝者恐難瞑其目焉。

白濁白帶 贈送試服
▲保可斷根之淋濁……▲負責根治……（fine print illegible）

牙醫任君明　治牙科學化　診費平民化　南京路勞合路口　電話九六六三七

召祖（fine print illegible）

李遇春門人 潘仁凱醫生（fine print illegible）

國醫 陳伯如 黃宗騰 李惠朋 余子貞 劉鴻湛 陳實海 梁思敏 李雨亭 李渡生先生 普濟國藥 白格路口巡捕房對面 現寓愛文義路三百號梅…… 分號應診

國醫 葛養民診所　國難時期診金隨惠　現已遷寓法租界辣斐德路……

瘰癧專家 朱少雲（fine print illegible）

大德醫院 經濟安產券
出院安產券　住院安產券
院長 楊元吉醫師　院址 新閘路口戈登路二九三號 電話三五〇九九
優點（fine print illegible）

朱南山 醫寓啟事　本醫士偕子小南鶴皋門診……

徐鶴洲門人 龔小伯小兒專科（fine print illegible）

醫學博士 秦錫祺 專治眼科（fine print illegible）

江灣七代女科 蔡幼笙醫寓（fine print illegible）

喉科醫師 林春山子兆蘭啟事（fine print illegible）

鄭灼臣牙醫局
分局 愛文義路覺園五十五號 電話：三三九六二
總局 河南路恒利大樓 電話：九二五三〇

守府衙門 沈氏女科老醫室　全日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菜市路口成裕里七號應診　門診上午十時起照常出診

上海長德棉油廠通告（fine print illegible）

喉科 馬逢伯長孫 伯孫啟事（電話九五七一五）

虹口廣東藥號 大生堂　▲敦延名醫送診▼　上午 茹十眉 八時至十二時　唐景韓 十一時至十二時　下午 羅澤民 楊樸民 隨到隨診　▲祇收號金二角▼

國醫 黃旭東

嚴二陵又啟事　寓靜安寺路四百九十九號北京地毯公司貳樓　候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電話三七四八一（轉）

痧痘兒科 殷受田子震一醫士啟事　本診所暫移法租界霞飛路呂班路口徐重道國藥號第九分號照常應診　門診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下午二時後（電話八三三三六號）

李民聲醫師　現設診所於南京路英華街正威藥房樓上　每日下午一時至四時　電話九一六九八號

上海仁慈醫院　王道戒煙　絕無痛苦·永不復癮　取費經濟·戒法王道　安全接生　預先掛號　減收伍元（fine print illegible）

兒科痧痘 徐耀章啟事　徐少甫醫室號房通告

國醫內科 蕭退庵臨時診所

痧痘推拿 汪利生子春涵臨時診所

江灣十代兒科 徐志千診所

清潔衞生之高尚慰勞食品！
唯一乾菜筍　唯一烤菜芯　和濟鳳尾魚　明光現交
素以清潔鮮美有益衞生著稱於世　用作家常小菜慰勞前方均甚相宜
質地清潔口味鮮美取食簡便攜帶
便利家居旅行慰勞救濟莫不相宜
家庭佐餐慰勞最宜　以上各品仍照平時原價出售
上海愛華製藥社發行　電話九三八五六號

痧痘兒科 徐麗洲

夏應堂子理彬臨時診所

前方急需乾電池 請各界踴躍捐輸
茄勒路三〇一弄　電話八三八四七　華明電池廠